

哈萨克斯坦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研究

黄明拓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提 要: 历史上, 哈萨克语的文字经历了从鄂尔浑-叶尼塞文到阿拉伯文再到拉丁文再到基里尔文的三次变革。2017 年 10 月, 哈萨克斯坦正式启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工作。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关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动机与前景, 尚未对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关于哈萨克斯坦推动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 其他突厥语国家文字改革是刺激因素, 民族与语言结构的变更是前提条件, 促进语言与社会现代化是表面原因, 建构本国身份认同是根本原因。本文从前期论证、顶层设计、新字母表、推广宣传四个维度分析了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实施措施, 认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会增进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国家认同, 但也可能会造成代际鸿沟、文化断层、财政紧张, 可能影响哈萨克斯坦与部分国家哈萨克人的交流。就目前的实施状况来看, 哈萨克斯坦恐难完成 2025 年前全面实现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目标, 基里尔文与拉丁文双文并行在未来难以避免。

关键词: 拉丁化改革;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语; 文字; 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 H5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文字不仅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载体、标记与象征, 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无论是日本越南等国的去汉字化运动, 还是苏联在成立之初为少数民族创立新文字, 还是土耳其语的拉丁化改革, 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身份都是首要动机。历史上, 哈萨克斯坦几乎没有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态。因而, 苏联解体以来, 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身份成了哈萨克斯坦执政精英的关切点, 哈萨克语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逐步从探讨走向实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哈萨克斯坦的文字曾先后采用过古突厥卢尼克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基里尔文。苏联解体以来, 哈萨克斯坦社会上出现了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呼声。2017 年 10 月,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Назарбаев)签署第 569 号总统令, 正式启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工作。关于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 俄语学界主要关注哈萨克语文字改革的历史(Ныгметова 2017)与可能出现的效益与困境(Братаева 2019), 俄罗斯学界出现了对“去俄罗斯化”与俄罗斯软实力受损的担忧(Новоселов 2018)。国内学界对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宏伟(2018)研究员的《哈萨克斯坦文字拉丁化改革: 从探讨到实践》与海丽古丽·尼牙孜、田成鹏(2017)的《哈萨克斯坦文字拉丁化改革规划: 动因与影响》等, 主要关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动因及前景。自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目标最终确立以来, 哈萨克斯坦已推出一系列实施措施, 如建立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字母过渡国家委员会、开展哈萨克语拉丁化培训工作、推动拉丁字母的信息化等。然而, 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上述措施进行研究, 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哈萨克斯坦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大国争夺的焦点，贵霜帝国、嚧哒汗国、突厥汗国、唐朝、波斯王朝、西辽、蒙古帝国、帖木儿汗国等强大政权均曾先后统治过哈萨克斯坦，基于本民族认同的哈萨克民族国家的存在在历史上十分短暂。因此，苏联解体以来，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认同十分脆弱，面临着建国与建制的双重任务。作为建构基于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措施，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目前尚处于初步推行阶段，其实施前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背景与动机是什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其前景如何？这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2 历史上的哈萨克语文字改革

哈萨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钦察语支，是哈萨克族使用的语言。哈萨克语形成于中世纪早期。公元 6—7 世纪，欧亚地区出现了突厥卢尼克文字，史称鄂尔浑-叶尼塞文。（Кожагулова 2017）公元 13—14 世纪，哈萨克语具备了现代哈萨克语的雏形。在 5—15 世纪期间，这种古突厥语是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族际交际语。蒙古汗拔都和蒙克时期，除蒙语外，金帐汗国所有官方文件与国际函件都是用突厥语书写的。（Ибраимова 2017）

波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区向纵深发展，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成为呼罗珊和河中地区居民的主要认同。10 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向锡尔河流域和阿富汗地区传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蓝琪、赵永伦 2018：330）随着伊斯兰文明的进入，哈萨克语文字转用阿拉伯文，并在 10—20 世纪在一定领域内得到了使用，如神学校、世俗学校和官方文书。当时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识字，因此哈萨克学者阿赫梅特·拜图尔斯诺夫（Ахмет Байтұрсынұв）于 1912 年对哈萨克语文字进行改革，剔除了哈萨克语中使用不到的阿拉伯字母，并基于哈萨克语的语言特点创立了几个新的字母，使哈萨克语文字大大简化，字母数量低于音位数量。（Ныпметова 2017）基于这种新文字的扫盲教材得到了大量出版，国民素质大大提高，因而阿赫梅特·拜图尔斯诺夫在哈萨克被称为“国民教师”。

苏联在成立之初着手推进各突厥语语言文字拉丁化的改革。1922 年，全苏文字体系改革委员会成立，为各突厥民族文字改革做准备工作。1923 年，苏联宣布各突厥语必须采用拉丁字母。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广泛讨论。以捷里让·绍纳诺夫（Тельжан Шонанов）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阿拉伯字母有一系列缺点，如从右向左书写的方式使得文字的书写与打印不便捷，不适合表达音符、公式等内容，打印时排字困难，需使用辅助打印设备，无法精准表达哈萨克语的发音等。（Midelski 2017：153—158）而以阿赫梅特·拜图尔斯诺夫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阿拉伯文更符合哈萨克语的语言习惯，19 个阿拉伯字母不需做任何变更即可反映哈萨克语的语音特点，需要调整的阿拉伯字母仅有 5 个。而约有 25%—30% 的哈萨克语发音无法通过西方的拉丁字母表现出来。（Midelski 2017：153—158）尽管社会上对是否有必要推行拉丁字母争论不休，但拉丁化还是迅速推进，其背后有着鲜明的政治动机：消解境外反苏穆斯林组织的影响、促进当地去伊斯兰化进程、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1929 年，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工作正式实现。

然而，拉丁化的哈萨克语字母在苏联仅使用至 1940 年。1935 年，苏联通过《关于北方民族语言文字转用基于基里尔字母的决议》，决定推动各突厥民族的文字基里尔化。推行突厥民族文字的基里尔化改革同样出于政治动因：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想法、各少数民族的拉丁文字不利于苏联身份认同的建设与国家统一、苏联与土耳其关系的恶化等。1940 年，苏联完成了哈萨克语文字的基里尔化改革。

3 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背景、条件与动机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终确定实施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其他突厥语国家文字改革的刺激、语言与民族结构的变更、促进语言与社会现代化的

目标、建构本国身份认同的需求。

3.1 其他突厥语国家文字改革的刺激

苏联时期，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阿塞拜疆等突厥语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语言文字均经历了由阿拉伯文转向拉丁文进而转向基里尔文的发展历程。苏联解体以来，大部分突厥语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实行国语文字的拉丁化改革。1992 年，阿塞拜疆开始推动拉丁化改革进程。1993 年 4 月，土库曼斯坦宣布土库曼语转用拉丁字母。1993 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签署《关于推行基于拉丁字母的总统令》。上述国家的拉丁化改革对同为突厥语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上述国家的拉丁化改革对哈萨克斯坦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起到了刺激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国家的拉丁化改革并非完全成功，这也使得哈萨克斯坦在处理文字改革问题方面十分谨慎，正式敲定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时间也比较晚。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乌兹别克语的拉丁化改革很不彻底，存在着拉丁文与基里尔文并用的困境。乌兹别克斯坦曾计划在 2000 年全面完成文字改革工作，但因效果不理想改为 2005 年，再后来又推迟到 2010 年。即使到了 2017 年，拉丁化的乌兹别克文字也只是在教育领域和部分机构使用，报纸和杂志很多都用基里尔字母出版，差不多有近 70% 的文献也是用基里尔文印刷的。（吴宏伟 2018）此外，乌语文字拉丁化改革也给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支出是哈萨克斯坦的 2—3 倍，其中，70% 的教育支出都用于拉丁字母新教科书的出版工作。（Жайсанбаева 2018）

3.2 民族与语言结构的变化

经过沙俄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后，俄罗斯族在哈萨克斯坦的比重大大提高，与哈萨克族一道成为哈国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的民族政策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民族化的特点，主要政策包括吸引海外哈萨克族回迁、鼓励哈萨克族生育、重构哈萨克族的历史记忆等。此外，在干部任用、人才选拔等方面，哈萨克族都享有事实上的优先权。这一点造成了俄罗斯族人口大量迁出至俄罗斯的现象。在哈萨克族人口自然正增长、机械正增长与俄罗斯族人口机械负增长的背景下，哈萨克族的比重逐年升高。根据 1989 年全苏人口普查的数据，哈族人口当时为 635 万，占比 39.7%。2016 年，哈萨克斯坦的哈族人口达到 1175 万，占比 66.5%。而 1989 年哈萨克斯坦内的俄罗斯族人口为 623 万，占比 37.8%。到了 2016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 364 万与 20.6%。民族结构的变化自然使哈萨克语的使用比重提高，且独立之初绝对倾向哈萨克语的语言政策更是促进了哈萨克语社会功能的完善。虽然目前哈萨克斯坦放弃了原本的以哈萨克语为绝对核心的语言政策，但俄语始终未获得国语的地位，发展哈萨克语一直都是哈国领导层的追求。因此，虽然哈萨克语在社会功能上尚不能达到俄语的高度，但使用率较哈国独立之初已经有了大幅提升。1989 年，哈萨克斯坦的俄语人口为 1211.78 万人，占比 73.6%，哈萨克语人口为 656.93 万人，占比 39.9%。（Арефьев 2012: 84）而截止至 2018 年，俄语人口占比 84%，哈萨克语人口占比升至 74%。（Новоселов）语言结构的变化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否则在哈萨克语的社会功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就进行文字改革只会进一步削弱哈萨克语的使用率。

3.3 促进语言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语言的工具作用更加强化，其资源价值和其他功能也日益凸显。（赵世举 2015: 7）在此背景下，哈国学界对文字改革做了广泛的讨论，包括促进哈萨克语自身的现代化与推动哈国社会现代化两个方面。

从哈萨克语自身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有学者与官员认为，拉丁化改革优点众多。哈萨克斯坦下议院议长努尔兰·尼格马图林（Нурлан Нигматулин）表示，“推动拉丁化是获取世界文明的主要途径，因为拉丁字母是人类影响力最大的文字，是 21 世纪科学、技术、互联网与 IT 行业的语言。”（Братаева 2019: 49）科克舍套大学布拉塔耶娃（Братаева）与多斯姆哈诺娃（Досмуханова）认为，“拉丁化的哈萨克语将使外国公民学习起来更加便利，

有利于提高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Братаева&Досмуханова 2019: 48）还有观点认为，基于基里尔字母的哈萨克语中，字母数量超过了打字键盘的数量，不利于实现语言信息化，很难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哈萨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而俄语则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两者差距明显，基里尔字母不能够很好地表现哈萨克语的语音体系特点，长此以往会加剧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断层。使用基里尔字母也会使哈萨克语在词汇、语音甚至语法上受到俄语的冲击，不利于保持哈萨克语的纯洁性。

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哈国学者与官员也注意到了拉丁化的几点优势。例如，哈萨克斯坦学者努尔丽戈诺娃（Нурлигенова）和里姆（Лим）指出了拉丁化改革的四点必要性：第一，为大规模学习英语及其他基于拉丁文的外语创造便利；第二，为接触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先进科学技术开辟新机遇；第三，促进海内外哈萨克族交流的便利化；第四，拉丁字母是目前全球信息空间的主导文字。（Лим 2019: 56—59）

然而，上述观点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关于这一问题，部分哈国学者持质疑态度，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第一节予以详细阐述。

3.4 建构本国身份认同的需求

身份（Identity）是一个内容庞杂、具有多重意义的哲学与心理学概念，是指基于共同体成员相同特征、与他者有差异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Baldwin 1998: 504）身份的核心意义，是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个体或群体通过对于“自我”特征的确认，来明确自身的群体性归属认知。（Deaux 1993）在历史上，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沙俄与苏联的统治又进一步提高了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化”程度。因此，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面临着重构国家与民族的双重难题，其国家认同较为脆弱，巩固国家团结与统一、巩固基于主体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成为哈萨克斯坦当局的主要目标。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2003: 6）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是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2005: 21）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而语言作为一种区别“自我”与“他人”的密码，在一国的身份认同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 Humboldt 2002: 39）所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民族的灵魂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

认同分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从个体认同的角度看，哈萨克斯坦推动语言文字拉丁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哈萨克语的形象与地位，进而推动基于主体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的建构。正如阿克莫拉州地方官员加雷姆·绍伊金（Галым Шойкин）在 2019 年 5 月举办的“转用拉丁字母——哈萨克语的新时代”学术会议上所言，“哈萨克语恢复此前使用过的拉丁字母，会为民族认同的复兴开辟道路。”（Казахстан сегодня 2019）

从集体认同的角度来看，实施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也是哈萨克斯坦欲重构自身的突厥国家身份、融入突厥世界的表现。哈萨克斯坦学者穆拉特·阿乌埃佐夫（Мурат Ауэзов）指出，“拉丁字母使我们有机会团结一致，否则各突厥民族在当代世界会非常艰难。现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无法阅读与我们语言相近的其他突厥民族的文字，其他突厥民族也无法阅读我们的文字。”（Жайсанбаева 2018: 19—20）

综上，哈萨克斯坦最终决定推进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究竟何种因素是哈萨克斯坦的根本目标？哈萨克语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门外语，英语、法语等语言对哈萨克斯坦民众来说也是一门外语，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对方外国公民学

习哈萨克语、方便本国公民学习外语的作用有限。目前，基于基里尔字母的哈萨克语已经实现在网络空间的大规模使用，因此促进哈萨克语信息化与现代化一说也没有充分的论据。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等国的哈萨克人使用拉丁字母，但俄罗斯与蒙古境内的哈萨克人使用基里尔字母，中国、阿富汗与伊朗的哈萨克人依然沿用阿拉伯字母。因此，改用拉丁字母有利于便利全球哈萨克人的交往一说也是没有根据的。各突厥语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固有的语言障碍，每次突厥语国家大会举办期间都需要翻译服务，所以哈萨克语转用拉丁文有利于促进突厥语国家间的交往一说也比较牵强。我们认为，建构本国身份认同这一说法有较强的解释力。2007 年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颁布的《关于哈萨克语文字转用拉丁字母的初步分析报告》中指出，“在众多哈萨克语转用拉丁字母的理由中，巩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国家认同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Амирбекова&Жанабекова 2018: 3）因此，关于哈萨克斯坦推动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其他突厥语国家文字改革是刺激因素，民族与语言结构的变更是前提条件，促进语言与社会现代化是表面原因，建构本国身份认同是根本原因。

4 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实施措施

和其他后苏联空间突厥语国家 90 年代就推进文字拉丁化改革相比，哈萨克斯坦的拉丁化改革工作则慎重得多。直到 2006 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才提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设想。2012 年 12 月，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国情咨文《哈萨克斯坦-2050 战略》时指出，“我们必须从 2025 年着手推进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这是一个国家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历史上曾完成过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战略》的出台最终明确了哈萨克语文字改革的必然性，社会上关于是否要进行哈萨克语文字改革的讨论最终尘埃落定。独立近三十年来，哈萨克斯坦经济早已爬出崩溃的边缘。1993 年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234 亿美元，2017 年达到 1628.9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已经初具文字改革的经济条件。2017 年 4 月，纳扎尔巴耶夫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计划：精神文明的复兴》的署名文章，宣布提前落实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2025 年前应完全转用拉丁字母。文字拉丁化的实施主要有四项举措：

4.1 前期论证工作

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至今，哈国学界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讨论从未停止。2007 年，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科学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哈萨克语文字转用拉丁字母的初步分析报告》，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的文字改革经验，为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改革提供经验上的参照。《报告》还从语言、政治、经济三个维度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赞同拉丁化的观点外，也有不少学者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持批评态度。（Джусупов 2011）反对改革者的论据有四。首先，基里尔字母与哈萨克语音位能实现一一对应，使用基里尔字母并不影响哈萨克语功能的发挥。其次，文字作为语言和文化的载体，应该保持稳定性。基于基里尔字母的哈萨克语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进行文字改革只会造成语言文化断层。再次，不应将语言文字问题政治化，哈萨克语文字改革将影响同俄罗斯的关系。最后，推行文字改革会加重哈萨克斯坦经济负担。与学界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褒贬不一相比，哈国官方对拉丁化的支持一直是主线。

4.2 完善顶层设计

2018 年 3 月 13 日，哈国政府颁布《2025 年前哈萨克语逐步转用拉丁字母的措施规划》，从具体活动项目、完成形式、责任机构、完成期限、项目预算五个层面对拉丁化改革工作作出安排。《规划》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2018—2020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为完善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拉丁字母正字法标准以及研发基里尔字母到拉丁字母的文字转换器。第二阶段为 2021—2023 年，主要任务为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此外，在这一阶段，护照、身份证等文件也将转用拉丁字母进行颁布。第三阶段为 2024—2025 年，将实现拉丁字母在国

家机构、官方媒体、教育机构的全面使用。

除了对拉丁化工作进行规划外，哈萨克斯坦已成立相关职能机构，推动规划的落地。根据《关于哈萨克语文字由基里尔字母转用拉丁字母》的第 569 号总统令，哈国政府成立了哈萨克语转用拉丁字母国家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为正字法工作组、教学法工作组、术语学工作组和技术与信息支持工作组。此外，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负责监督拉丁化工作的落实，沙亚赫梅托夫国家科学实践中心为各部门的协调机构。

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哈萨克斯坦也已成立相关机制，如各州的语言发展局下设的语言资源中心（Ресурсный языковой центр при Управлен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языков）、卡拉干达州的文字转换中心（Центр перевода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фавита на латинскую графику）等。

4.3 发布新字母表

民间早已有各种非正式的哈萨克语拉丁字母表版本，并在网络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例如，《哈萨克斯坦独立报》、哈萨克斯坦信息社及哈萨克斯坦政府网站都同时使用拉丁字母版的哈萨克语。（海力古丽·尼牙孜、田成鹏 2017）2017 年 9 月，哈萨克斯坦议会听证会举行期间，第一版拉丁字母表公布。新字母表由 25 个字母构成，没有使用变音符号，原因是其不常使用，会使得哈萨克语部分音位渐渐缺失。为充分表现哈萨克语的发音体系，第一版字母表中还额外纳入了 ae、oe、ue、ng、gh、ch、sh、zh 8 个双字母单音来表现 8 个特殊的哈萨克语发音，但造成了使用不便的困境。对此，2017 年 10 月，哈萨克斯坦发布了第二版拉丁字母表，共有 32 个字母，删除了第一版中的 8 个复合字母。但是，第二版拉丁字母表有 9 个字母在右上角加注角标“[˘]”，依然造成了使用不便的尴尬现象。因此，第三版的拉丁化字母表应运而生，并于 2018 年 2 月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批准。第三版的拉丁化字母表中，带角标的字母减少至六个，引入了 sh、ch 两个复合字母。

4.4 推广宣传工作

目前，哈语文字拉丁化的推广宣传工作已初步开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媒体宣传。哈通社数据显示，在筹备与讨论哈萨克语新字母方面已举办了 20 多场论坛，出版的媒体文章超 2000 篇，各类社交网站上已发布超 1800 条材料。（Казинформ）

第二，开展拉丁文字培训工作。目前，拉丁文字培训工作只是小范围开展的，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具有短周期、小规模的特点。例如，在科克舍套市“语言旬”（Декада языков）的框架之下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拉丁字母培训课程，阿克莫拉州在 2019 年 12 月对本地的高校教师展开了拉丁字母正字法的培训工作。2018 年 11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还举办了面向全境的拉丁文本全民听写活动。文稿由 78 个基于拉丁字母的单词组成，每位听写的参加者需要在 30 分钟内完成听写并扫描上传。活动举办的目的在于推广民众对哈萨克语拉丁字母表的认知，了解民众对拉丁字母的掌握情况。

第三，推进技术支持。为方便民众对拉丁化工作的了解，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专门的门户网站 Qazlatyn.kz，用以发布信息、提供培训。该网站还附带 Qazlatyn 文字转换器，可实现哈萨克语由基里尔文字向拉丁文字的在线转换。WhatsApp 社交 APP 上每周还会举办拉丁哈萨克语听写活动。此外，哈萨克斯坦还开发了 Jasyryn soz、Sozditap、ILES、Zerek bala、Soz alemi 五款游戏 APP，方便儿童和成人有效掌握新字母表。

第四，在重要国家象征中使用拉丁字母。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哈萨克斯坦国徽上的国名改用拉丁字母，由“Казахстан”变为“QAZAQSTAN”。2019 年 4 月 26 日，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将面值 1、2、5、10、20、50、100 坚戈的硬币改版，新版硬币同样基于拉丁字母，货币名称由原来的“Тенге”改为“TENGE”。



图 1 使用拉丁字母的哈萨克斯坦国徽（图片来源：<https://www.akorda.kz/>）

5 对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评价

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方面，哈萨克斯坦的官方、学界与民众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具体可概括为“官方坚决推进、学界意见不一、民众兴趣有限”的格局。目前，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尚属推进的初期阶段，面临的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5.1 有利因素

有利因素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官方坚定的决心。不论是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是现任总统托卡耶夫（Токаев），两人均已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坚定推进哈萨克语拉丁化的决心。

其次，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语言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对一国的国家团结与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哈萨克斯坦民族构成复杂，有 130 多个民族，且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是最大的两个民族。俄罗斯族密集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在 90 年代，部分地区的俄罗斯族哥萨克人之中还产生了谋求自治甚至是与俄罗斯合并的呼声。虽然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不涉及俄语的地位，但总会牵动俄罗斯族民族主义者敏感的神经。因此，海力古丽·尼牙孜和田成鹏（2017：63）认为，“从民族和谐来看，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或将影响其国内民族的和睦。”但事实证明，学界的这一担忧并未演变为现实。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推行务实的民族政策，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由“哈萨克人”转为“哈萨克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俄罗斯族的语言权利与诉求，族际关系较为和谐。纳扎尔巴耶夫在第 27 届民族和睦大会上表示，“哈萨克斯坦构建民族关系的模式是审慎有效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民族关系的典范。”因此，哈萨克斯坦推进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以来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俄罗斯族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第三，与俄罗斯良好的关系。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被许多俄罗斯学者视为“去俄罗斯化”的重要举措。俄罗斯学者诺沃肖洛夫（Новоселов）和克洛托夫（Кротов）甚至开宗明义地指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是“对俄罗斯软实力的威胁”。（Новоселов 2018：3）但由于俄哈两国官方与民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俄罗斯并未对哈萨克斯坦的拉丁化改革工作做出过激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Лавров）对此曾表示，“哈萨克斯坦决定实现哈萨克语拉丁化，这是我们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自主决定，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损俄语以及哈萨克斯坦境内俄语居民权利的成分。”与俄罗斯良好的关系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5.2 不利因素

不利因素同样包括三点。第一，政策反复多变，缺乏一贯性。如前所述，哈萨克斯坦已先后推出三版拉丁字母表，每一版拉丁字母表都有着一定的不足。不断更换字母表给国内民众一种朝令夕改的感觉，势必会影响各界对学习拉丁化语言文字的积极性。2019 年 10 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语文字转用拉丁化的历史性决策是在约两年前提出的。然而，哈萨克语字母表中仍有不足，语言学家需要对其进行完善。”（KT 2019）目前，

托卡耶夫已责成文化和体育部长拉依姆库洛娃(Раимкулова)研究相关完善措施。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哈萨克斯坦还会继续推出第四版拉丁字母表。而哈萨克斯坦已经基于之前几版的拉丁字母表展开了推广工作,如开展培训、研发拉丁字母学习软件、开发文字转换器等。第四版拉丁字母表一经推出,上述推广工作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推广工作将不得不重新开始,这是对财政资源与人力物力的一种浪费。

第二,政策实施的滞后性。根据《2025年前哈萨克语逐步转用拉丁字母的措施规划》,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实施分为2018—2020、2021—2023、2024—2025三个阶段。就目前来看,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工作的推行进度滞后于《规划》的要求。按照《规划》,自2019年起,哈萨克斯坦就应着手对普通中小学的教材实施拉丁化,并对基于拉丁字母的教材展开专家评估。然而,教材拉丁化工作还未完全推广,此前政府规划的2020年实施拉丁哈语的学校教学目标也只能延期。此外,《拉丁文哈萨克语正字法大手册》、《拉丁文哈萨克语正音法大手册》等规范性书目的编撰工作也被迫推迟。因此,哈萨克斯坦在预计的2025年完成拉丁化工作的前景不甚明朗。

第三,社会基础薄弱。任何语言的文字改革都需要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否则文字改革只会削弱语言的社会功能。目前来看,哈萨克语的社会功能仍然相对较弱,有三点表现。首先,哈萨克语普及率较低。哈萨克斯坦DEMOSCOPE社会舆论快速监测局(Бюро экспресс-мониторинг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DEMOSCOPE)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2%的民众能流利运用哈萨克语进行读写,18%的民众只掌握哈萨克语的口语,19%的民众能听懂哈萨克语,但不会说哈萨克语,11%的民众完全不懂哈萨克语。(Тудей. Кз. 2017)¹其次,民众对拉丁字母的了解不足。在我国,英语已经成为一门相对普及的外语,我国民众对拉丁字母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然而,哈萨克斯坦与我国的国情不同,只有19%的民众懂基于拉丁字母的外语,44%的民众完全不懂,另有37%的民众能粗略辨识拉丁字母,但不懂基于拉丁字母的外语或掌握得很薄弱。因此,对大部分民众来说,基于拉丁字母的哈萨克语是一种陌生的事物,推广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最后,民众预期悲观。高达54%的民众认为,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没有任何必要,只有16%的民众认为有必要推进拉丁化,另有30%的民众认为有必要推行拉丁化工作,但应避免在经济不景气时进行,因为这一项工作耗资巨大。对于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前景,民众的预期更是一片悲观。32%的民众认为,等当局意识到此项工作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时就会终止拉丁化改革,25%的民众认为,拉丁化改革会成功,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43%的民众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拉丁字母与基里尔字母并行的局面。这种悲观的预期也容易造成民众在拉丁化改革的过程中持观望态度,影响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的进度。

5.3 拉丁化改革的前景

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既有有利条件,又暴露出了一定的弊端与问题。因此,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前景较为复杂。积极影响主要为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国家认同将得到强化,这也是哈萨克斯坦推动哈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主要动机。但与此同时,哈语文字拉丁化改革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第一,造成代际鸿沟。在不懂拉丁字母的民众中,46%的人为40岁及以上的人群。因此,随着拉丁化改革的推进,老一辈人可能看不懂新式的拉丁化哈语,年青一代可能看不懂基里尔文字书写的哈语,代际交流将出现问题。第二,造成文化断层。文字改革后,若相关的文字翻译工作组织不力,则哈萨克斯坦之前用基里尔文字书写的宝贵的科学、技术、文学、文化等文献将得不到较充分的传承,这将影响年轻一代的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第三,造成财政紧张。哈萨克斯坦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其经济体量依然较小,经济脆弱,每每遇到世界经济局势动荡的冲击,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都会随之波动,2015、2016两年哈国经济更是分别下跌18.9%和25.5%。文字改革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作,在哈萨克斯坦全国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其经济成本是值得注意的。第四,影响部分国家哈萨克人交流。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等国的哈萨克人使用拉丁字母外,蒙古等国的哈萨克人使用的是基里尔字母。哈语拉丁化改革将阻碍与部

分国家的哈萨克人交流。就目前哈萨克斯坦推进拉丁化改革的进度以及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来看, 哈萨克斯坦恐难完成 2025 年前全面实现哈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目标, 且基里尔文与拉丁文双文并行是短期内难以避免的趋势。

6 结语

历史上, 哈萨克语的文字经历了从鄂尔浑-叶尼塞文到阿拉伯文再到拉丁文再到基里尔文的三次变革。自独立以来, 哈萨克斯坦的国内语言格局一直处于积极的动态变化之中。和其他后苏联空间突厥语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推进文字拉丁化改革相比, 哈萨克斯坦的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要谨慎得多。直到 2017 年 10 月, 哈萨克斯坦才正式启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工作。获得独立以来, 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纷纷实施语言文字的拉丁化改革, 成为了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刺激因素。独立近 30 年来, 哈萨克斯坦通过吸引海外哈萨克族回迁、鼓励哈萨克族生育等政策, 使得哈萨克族的比重大大提高。此外, 通过扶持哈萨克语的语言政策, 哈萨克语的社会功能不断加强。民族与语言结构的变更是哈萨克语拉丁化改革的前提条件。虽然推动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有利于促进语言与社会的现代化, 但构建本国身份认同是根本原因。目前, 哈萨克斯坦国语文字拉丁化工作处于实施的初期阶段, 主要施策方向包括开展前期论证、完善顶层设计、发布新字母表、加强推广宣传四个维度。官方坚定的决心、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与俄罗斯良好的关系是哈语文字拉丁化工作中的积极因素, 政策缺乏一贯性、实施的滞后性以及社会基础薄弱是哈语文字拉丁化改革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哈语文字拉丁化会增进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国家认同, 但也可能会造成代际鸿沟、文化断层、财政紧张, 会影响哈萨克斯坦与部分其他国家哈萨克人的交流。就目前的实施状况来看, 哈萨克语文字拉丁化改革要滞后于预先的规划, 哈萨克斯坦恐难完成 2025 年前全面实现哈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目标, 基里尔文与拉丁文双文并行在中短期内是一个基本趋势。

附注

1 本节所有数据均出自此, 后续不再重复标注。

参考文献

- [1]Baldwin, J. M.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Z].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8.
- [2]DeauxK.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3(1).
- [3]Midelski. S. The Europe and the Turkic World: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terials of the II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practical conference[C]. Павлодар: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Менеджмента, 2017.
- [4]Амирбекова, А. Б., ЖанабековаА. А.О переходе казах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на латинскую графику[J].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2018(230).
- [5]Арефьев А.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 – XXI веков [М].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 [6]Братаева А. А., Досмуханова Ж.А. Латиниц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J]. 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9(2).
- [7]Джусупов М. Письмо — язык в графике (казах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ном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J]. Вестник РУДН,Сери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 Семиотика. Семантика, 2011(4).
- [8]Жайсанбаева Ж. Латиница – суверенный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й выбор[J].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практика, 2018(20).
- [9]Ибраимова Ж.Ж., Сагынтай Ш., Мейрамбекова М. История графики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J]. Актуальные

- науч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2017(12).
- [10]Казахстан сегодня. В Акмо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ткрылся кабинет обучения казах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 основе латинской графики[EB/OL]. https://www.kt.kz/rus/society/v_akmolinskoy_oblasti_otkrylsya_kabinet_obucheniya_1377884091.html
- [11]Казинформ. Программа «Рухани жаңғыру»[EB/OL]. <https://www.inform.kz/lenta/ruhani/ru/>.
- [12]Ковалева Т. Модель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построении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пример для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EB/OL]. <https://yandex.ru/turbo?text=https%3A%2F%2Fwww.zakon.kz%2F4967887-model-kazahstana-v-postroenii.html>.
- [13]Кожагулова К.К.Переход на латиницу – окно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J].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 2017(12).
- [14]КТ. Для жителей Караганд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оводятся тренинг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на латиницу[EB/OL]. https://www.kt.kz/rus/state/_1377882972.html.
- [15]КТ. Переход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 латиницу не ущемляет прав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 глава МИД РФ [EB/OL].https://www.kt.kz/rus/politics/perehod_kazahstana_na_latiniu_ne_ushtemljaet_prav_russkojazychnog_o_naselenija_glava_mid_rf_1153668147.html.
- [16]КТ. Токаев поручил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алфавит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латинице[EB/OL]. https://www.kt.kz/rus/state/tokaev_poruchil_usovershenstvovat_alfavit_kazahsko_go_yazyka_1377890298.html.
- [17]Мерещак Н.Г.Латиница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A]. ЩастныйА.Т. Достижени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клиниче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и фармации – материалы 73-ой научной сессии ВГМУ[C]. Витебск: Витеб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едиц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8.
- [18]Назарбаев. Н. А. Стратегия «Казахстан-2050»[EB/OL]. <https://strategy2050.kz/ru/multilanguage/>.
- [19]Новоселов Д.А. Казахстан: всё, 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для старта нового проекта[EB/OL]. <https://blog.travelpayouts.com/discover-kazakhstan/>.
- [20]Новоселов Д.А., Кротов А.В. Переход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 латиницу как опасность для мягкой силы России [J]. П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8(33).
- [21]Нурлигенова З.Н., Лим А.С. Переход на латиницу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 требование времени [A]..Амирханян М.Д.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научной мысл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C]. Казань: ООО «СитиВент», 2019.
- [22]Ныгметова Н.Т., Жиенбаев М.Б., Болатов А.Б. Эволюция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его латинизация как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ответ мировым глобализационным процессам[J].Colloquium-journal, 2017 (9).
- [23]Тудей. Кз. Почти половина казахстанцев не владеют латиницей – опрос [EB/OL]. <http://today.kz/news/kazakhstan/2017-04-28/741278-pochti-polovina-kazahstantsev-ne-vladeyut-latinitsej-opros/>.
- [2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5]海力古丽·尼牙孜, 田成鹏. 哈萨克斯坦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规划: 动因与影响[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2).
- [26]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7]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8]吴宏伟. 哈萨克斯坦文字拉丁化改革: 从探讨到实践[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4).
- [29]赵世举. 语言与国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Study on Reform Program on Latinization of Kazakh Text

Huang Ming-tu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ly, Kazakh experienced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om Orkhon-Yenisei text to Arabic, from Arabic to Latin and from Latin to Cyrillic text. In October, 2017, Kazakhstan officially launched its reform program on Latinization of Kazakh text. At present, academia home and abroad has conducted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behind and prospect of the reform, yet, has not touched upon concrete measures. Kazakhstan's reform of writing system was inspired by the reform of other Turkic countries, underpinned by changes in the ethnic group and language structure, motivated by making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was rooted in the desire to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The author analyzed measures taken in the reform from the four aspects, early feasibility study, top-level design, new alphabet and promotion. The conclusion was reached that on the one hand, Latinization of Kazakh writing system can enhance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Kazakh public;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form could also bring about intergeneration gap, cultural fault, and financial strains, and hinder communication with Kazakh in other countries. As far as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is concerned, it is unlikely for Kazakhstan to realize the goal of full Latinization of Kazakh writing system by 2025. Coexistence of Cyrillic text and Latin will probably be a common scen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tinization reform; Kazakhstan; Kazakh; text; national identity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版《中国通史》翻译与研究”(18ZDA182)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明拓(1995—), 男, 河北昌黎人,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俄罗斯
东欧中亚区域国别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8-13

[责任编辑: 张春新]